

医者·感悟

人的一生 总要留下点什么

▲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



钟南山 院士

近日,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《人民日报》刊文《人的一生,总要留下点什么》。《医师报》节选其中精彩内容,以饕读者。

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

我出生在“卢沟桥事变”的前一年。父母给我取名“南山”,因我生在南京,南京有个钟山,爸爸说,干脆取名钟南山吧!他希望我像大山一样,经历过大风雨,还能够屹立在那儿,茁壮成长。

听外婆讲,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,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,把我家的房子炸塌了。后来,我们逃到贵阳。刚买了新房子、添置好家具,日军的炮弹又来了……直到一天晚上,我突然听到外面放炮仗的声音,跑到大街上一看,到处灯火通明,大家开心地欢呼。接着听到电台说:“日本投降了!”

1946年,我们家离开贵阳,到广州安顿下来。我的父亲钟世藩是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,妈妈廖月琴是护士长。邻居们经常带孩子来找父亲看病。

孩子病好了,家长开心,父亲也开心。这些事耳濡目染,让我从小就觉得做医生能帮人解决困难、减少痛苦,是一个很好的职业。

把体育精神用到工作、学习上

如果不做医生,或许会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。读高三时,在广东省的一次运动会上,400米项目我跑出了53秒05的成绩,出乎意料地打破了广东省纪录!后来参加全国运动会,我得了全国第三名。中央体育学院(现北京体育大学)问我要不要来当运动员,我回家和父母讨论了半天,决定还是学医。父亲说,学医不单让自己身体好,而且能帮助别人,让别人身体也好。于是我考取了北京医学院(现北京大学医学部)。

不过,我仍喜欢体育运动。竞技运动不是单纯训练身体,而且有益于锻炼人的意志品质,争上游、讲究团结和时间效率,还有不服输的精神。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、学习上来,是极为可贵的。

把患者救活是我最大的追求

2020年春节假期,新冠疫情袭来,全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。许多医

护人员自愿去最前线的地方、最艰苦的地方、最容易感染的地方,去战斗。我向他们致敬。大家同心,是一定能够过难关的。

我面对的是生命,是生和死的问题,这一点儿都不能含糊。我的压力来自患者的生命。面对质疑,我没有想太多,只想把患者救活。这是我最大的追求。

真正的变老是不想学习新东西了

如今我已年届九十,但还不觉得自己老。早上7点起床,工作到12点半,午休一会儿,下午3点接着工作,晚饭后再工作两小时,11点睡觉。主要的临床工作是搞大查房,就是全国多家医院联合一块看疑难病。也阅读一些最新的医学期刊,不要局限于实验室,多看看国际新闻,拓宽自己的视野。另外,抽空在室内跑步、划船、举重,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是我最好的休息。真正的变老,是不想学习新东西了。

父亲曾说:“人的一生,总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。只要留下点什么,你就是没白活。”我常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。想来想去,我是一个医生,如果因为我的存在、我的工作给社会带来一点价值以及进步,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有益的。

医患故事

拯救在生命最开始的地方

▲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新生儿监护室 王婷婷

曾有人说:“拉开帷幕的人是护士,落下帷幕的人也是护士”。那么新生儿监护室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。而我很幸运能让自己的双手拯救在生命最开始的地方。

拯救

刚开始的我,觉得死亡是很遥远的事情,也觉得自己还没能力跟死神搏斗……但在这里,死亡却是最司空见惯的事情。

那天,病房出现一个匆忙的身影,环抱着婴儿,快速走进病房,高声呼喊:快来人抢救,这个宝宝不太好。声音中透露着紧张和焦急,中午轮流吃饭,留下看守病房的我愣住了:害怕、退缩,第一反应就是去叫人帮忙,却忘记自己就是护士的一员,职责就是救人。

所幸,经过高年资护士的心肺复苏、气管插管、建立静脉通道、快速给予扩容、强心剂、肾上腺素等用药后,患儿面色转为红润,呼吸心跳回复。之后同事问我:“你当时跑什么?”我愣住了,我知道,当时我是因为害怕,也知道,今后我要用一身本领去挽救一个个生命。

安慰

渐渐熟悉流程后,觉得护士很辛苦,尤其是儿科护士。每天被宝宝的“魔音”环绕,饿了哭、疼了哭、醒了还是哭。护理压力大,稍有不慎,皮损红臀就会出现。

那天晚上,我又被一轮“魔音”轰炸,不得不急忙跑到暖箱旁边,心里嘀咕:怎么又是你,吃也吃饱了,尿不湿也换好了,还给你舒舒服服洗了个澡,怎么还是哭……我烦躁地把他抱起来,没想到,他突然不哭了,而是微微扬起了嘴角,露出浅浅的两个小酒窝,小小的手紧紧地揪着我的衣领不放。

第一次看到婴儿的笑,那么纯净,那么天真无邪,萌化了我的心。那一刻,所有的烦躁和辛苦都消失不见——原来他们不是什么都不知道,他们也懂得回应。他们的“糖衣炮弹”,是我最大的安慰。

传承

再后来,慢慢成熟的我,每天打卡上班,好像一个流水线工人,机械地做着每一件事,没激情、没动力。我还知道,原来护理工作不单单是完成临床工作,下班还要修炼“十八般武艺”:临床带教讲课、品管圈、撰写论文、护理查房、科普视频、三基考试……

一天实习带教讲课结束后,同事们早早就下班了,我带着一腔哀怨打开柜门,映入眼帘的是一袋饼干,上面放着一张纸条,用工整的字写着“和小天使们一起岁岁年年,工作顺利,吃嘛嘛香,你是最棒的!”——这是一个实习同学偷偷塞到我柜子里的。一股暖流进入心里。原来你的努力是能被看见的,付出是可以得到回应的,指导是可以得到认可的。或许这就是传承,护理知识不仅停留在理论上,更需要上一辈护理老师们经验的传承和分享。

我与中大儿科的故事还在继续,我也知道,未来,感动也将继续。

医学·教育

责任面前 唯有付出

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朱学骏



朱学骏 教授

1965年我从北京医学院毕业以后,就步入了皮肤科的殿堂,到现在整整60年了。60年一甲子,当我穿上白大褂,意识到我承担着呵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使命时,我感悟到:当一个医生就意味着责任,重大的责任。所以,医生要加倍付出,要全身心地付出,要忘我地付出。人生是短暂的,人生价值应该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——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进入耄耋之年,我还是工作在医疗、教学的第一线,我决心要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工作到老,把我一生所学回馈给社会,造福于人民。

年轻的学子们,医学的道路漫长而又艰辛,且充满挑战,你们代表着祖国的希望和未来,代表着医院的明天。

整理自朱学骏教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2025年中国医师节庆祝表彰会暨慰问演出上的演讲



让爱与医疗找到更合适的平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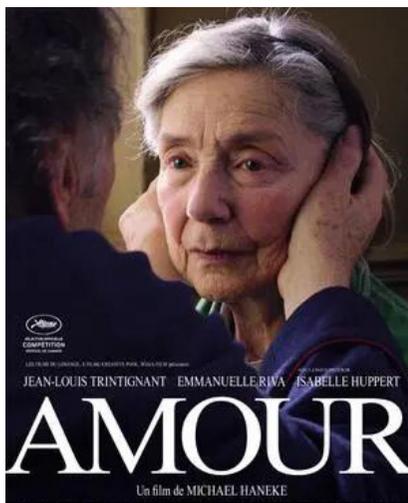
▲ 北京协和医院安宁志愿服务队 李雪晴

看完《爱》这部电影,我的心情异常沉重,也所思良多。

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。一天,妻子安娜突然中风,自此卧床不起,每天只能依靠轮椅移动。随着情况越来越糟,安娜有了轻生的想法,不料自杀当天丈夫乔治阻止了她。后来,安娜出现大小便失禁,原先优雅知性的老太太只能每日狼狽痛苦地躺在床上,甚至浑身赤裸地让护工替她擦洗身体。她的自尊被疾病带来的折磨碾得粉碎,她只能等待死亡,渴望因此而得到解脱。乔治在此期间一直坚持让她活着、帮她复健,平静耐心地安慰她,但他心里也清楚安娜的痛苦,最后他选择了放手,用枕头捂死了安娜,成全了她的选择。

这部电影拍摄于12年前,但它所叙述的点滴,深刻反应着现代老年慢性病群体的生存状态:很多慢病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不适,还有心理负担。面对这种压抑无助的生命状态,医学能做什么?

病理学家魏尔啸说过:“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。”医学的目的,不仅仅是治疗某个疾病,而是让更多人去珍惜自己的生命,延长那些人能够体验世界美好的时间。医学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,但最终的目的仍然是社会性的,是与人文情怀相关的。



在此,缓和医疗就体现了它存在的重要意义——它可以减轻老年慢性病患者的身体不适,给予他们更多心理上的慰藉,在伤害最小化的前提下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在现代医疗体系中,大家将目光从单纯生命的延续,转向患者深层的内心感受,重视缓和医疗在老年慢性病治疗中的应用,帮助更多像安娜这样的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少些痛苦,多些尊严,让爱与医疗在生命尽头找到更合适的平衡。我想,这才是真正回应时代之需,抵达生命意义的最终归宿。